



行走在自然与人文共风流的长江三峡间,是我多年来未完成的一个梦。二〇一三年夏天,我和振儿从广州回到家乡宜昌,接上父母和侄子鑫同游三峡。是日晚六点,旅游车从宜昌城出发,绕过毛公山,穿过西陵长江大桥,于晚上八点半抵达茅坪秭归港。

乘坐缆车下到“长江孚泰”号豪华游船上,孩子们有些小小的兴奋,计划去四楼甲板吹吹风,我跟随他们一起登上船尾的甲板。

船行非常平稳,黑寂的夜色中,远去的秭归港似已入梦。或许正如郦道元所说“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此刻,星月隐退,船过后的江面沉寂如墨。甲板上空无一人,探照灯在船头无声搜索,前方江面反射出若有若无的光。抬头仰望两岸高耸的山峰,遥不可及的山巅上似有银色月光倾洒于植被,微弱的光芒再由植被折射到谷底江面,恩赐给我们一抹深灰色的微光,映出剪影。两个少年在习习的江风中伸开双臂,我们开始歌唱,在夜色里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板即兴舞蹈。空荡的甲板上,歌声笑声轻轻敲击着黑帘般的夜幕。

回到船舱,两老刚刚洗涮完毕,神色安定。我安心地退回自己的房间,在船桨划过江水的窸窣声中渐渐睡熟。寂静

的夜里,游船经过了西陵峡的千山万水,千子夜时分駛入巫峡,悄悄停靠在神女峰下的江岸边。

次日清晨六点,广播中轻灵舒缓的音乐将我们唤醒。早餐完毕,下船换乘到“神女八号”小型游船上,随前面七艘“神女”依次向神龙溪驶去。游船在两岸高耸入云的狭窄山谷中穿行,常被山壁隔断视线,当你笃定地相信绝壁已斩断去路时,船微微斜折身躯,前方竟又是一番幽水深谷。这番情景虽被古人先贤描述过,不足为怪,但当亲历其险时,“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感受仍然令人雀跃欣喜。

这个夏天,湖北地区持续干旱,长江水被“借调”到江汉平原灌溉农田,导致三峡峡谷江面在一夜之间下降了近三米。被江水冲刷、浸泡多年的山壁像叠加垒起的灰色长条石砖,寸草不生,白花花的裸露在浑黄的江水上方,与山上苍翠碧绿的林木形成鲜明的反差,仿佛山体硬生生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段,蔚为奇观。

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我们集体仰望半山腰上那棵鹤立鸡群的高茂大树。在这棵树下住着一个村子,村里只住着一户山民,真正的“一个人的村庄”。我想起刘亮程漂泊的文字。可惜,在山间浓郁的枝叶下,此刻并没站着那个回头看满山花开的人。导游手指停泊江边的

梦回三峡

筱 卉

一艘旧渔船说,这就是“村长”的工具——即使简单贫瘠,这深居独处的山隐人士看来也还是衣食无忧的,他或许正享受着神雕侠女般的自由和惬意吧。船行很远后,我仍然不停回望那座也许正书写着传奇和浪漫的“一个人的村庄”,并期待着有缘再游三峡,届时定要将造访这个村庄写入必走行程。

回到“长江孚泰”,船刚开动,广播就通知大家上甲板观看神女峰。不得不承认,游神女峰,是此行私心里另一个最大的动力。导游手指神女,将瑶姬助夫治水造福百姓的传说娓娓道来,我却在脑海里勾勒舒婷诗中描绘的场景。游人们举着各种不同型号的相机,以各种优雅的身姿站在风景前拍照留影,现场一片欢腾,没有人“举起各式花帕”向神女致敬致敬,更没有人将手收回,“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游人们的冷静与务实,究竟是现代文明的展现,还是对所谓“信仰”的不屑?那句广为人知的“与其在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诗句,与神女的发髻一同在我心中缠绕不休。来不及感慨,瑶姬的身影便已擦身而过。

中午一点,导游通知我们上岸登山去住“诗城”——帝城景区。妈妈习惯午睡,不愿同行,老爸兴致很高,边往船舱外走,边吟诵那首古老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然而刚从一楼大厅走出舱门,热浪便扑面而来。天气预报说最高气温将达四十一度,看来并未虚报。老爸忌惮着烈日,站在舱门前犹豫不决,我也忌惮着老爸的高血压,于是建议他返回去。老爸似乎松了口气,欣然地叮嘱我们一路小心。

炎炎夏日高温下,通往白帝城的地砖被炙烤得热气腾腾,走在路上,腿脚都有了灼烧般的痛感。山水亭台在日照下泛着耀眼的白,眼睛很难正常睁开。暗自庆幸为老人家做了正确的抉择,却也因他们不能参观如此经典的景区而颇感遗憾。上山途中,振儿跟着徒步如飞的当地导游走在队伍最前面,每到达一个

观景台,他又折回队伍中,帮我拎上包和相机,然后继续往上攀登。

跟团旅行,当然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感受峡江风景的壮丽与奇美。正当我感叹在热闹的人群中寻不到“诗城”的意韵时,竹枝园的诗赋长廊却如清风徐徐吹来。那些镌刻在石碑上风雅的家隶行草,在青藤掩映下,在竹影斑驳间,演绎着文人骚客的万古风流,闪耀出诗性的盈盈光辉,弥漫出氤氲不朽的绵延诗意。流连其中,迷而忘返,我险些与队伍走失。在刘备托孤的遗址前,导游站在帝王将相的雕像前,深情款款地细述着历史,白帝托孤的千古佳话,如镜头回放,一幕幕重演。原来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在此固守了千年,闻之动容。

晚饭后,陪爸妈回到他们的房间。两老并排坐在阳台前,面对连绵不绝的高山阔水,一路欣赏着旖旎的风光,神情轻松而满足。我偷笑着轻轻退回自己的房间,倚靠在玻璃门边,任耳机里的音乐从《蓝色多瑙河》到《高山流水》,再到杰奎琳《往事缠缱》甚至昆曲《离魂》和《寻梦》……望着悠悠长江水,奢侈地任时光流逝。

暮色已临,天地间只剩下灰暗的弱光,在山水间隐约透出光亮。峡谷江面再次被夜色笼罩,奇峰异岭的朦胧身影,绵延着从视线中逐渐消逝。苏东坡、郦道元的诗句越来越模糊,心中只剩下空白和宁静,这感觉熟悉又陌生,茫然恍如隔世梦回。



十四妈是我在巴黎潮州会馆认识的一位华侨,一位善良、和蔼的老妈妈,个子不高,很结实,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自从一九九四年随师父率领的中国佛教文化代表团访问巴黎潮州会馆佛堂以来,这十几年间我先后五六次重返巴黎。每次都会受到那些潮籍信徒的热情款待,这其中就有十四妈。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十四妈,以为她以家中排行得名,后来才知道她是因为有十四位子女而得名,逐渐地也从她口中听到她的故事。

和许多其他潮籍华侨一样,十四妈在流亡到法国以前也是柬埔寨的资本家。她先生是一位经营汽车的富翁,她十八岁出嫁,之后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不用工作,每年生一个小孩,一直到一九七四年红色高棉政变,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从那一年起,厄运降临到这些华人资本家头上。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被关到集中营,有的被杀害。

政府会以这种方式诱骗他们:今晚美国飞机会轰炸金边,你们赶紧到山里躲避一晚,明天回家。他们于是简单收拾行李,携老扶幼跑到山里,从此被集中囚禁,永远失去财产和家园……

十四妈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劫难中与丈夫分手,此后带着十四个子女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活,他们历尽艰险,逃亡到泰国,从泰国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台湾,最后从台湾到了法国。

“师父呵,好难呵,坐飞机时,他们排好长一溜队……”

十四妈这样讲述她的故事。在台湾的日子最困难,她靠种菜、卖菜支撑家用,还供养子女上学。孩子太多了,有的又淘气,每天晚上,为了核实他们是否都回家,她就清点铺前大大小小的鞋子:二十八只,正好,都回屋了!师父呵,最难的时候只有求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

颠沛流离之中,十四妈一直在打听丈夫的消息,她给各地的

十四妈

明海

朋友写信,托人寻找,但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仍然抱着希望,在打听、在等待……

其间,也有有身份的人要娶她,她拒绝了。

有一次,十四妈和我说起她与先生最后的一面,那是在法国的海滩上。

“师父呵,那夜的月亮真圆,我们两人在海边散步,第二天他就要送我到机场,我要到新加坡去探望在那里读书的小孩。我们两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说到半夜。那一夜,我们回忆以前的生活,说了很多话……”

“师父呵,那夜的月亮真圆!”——不知为什么,十四妈说这句话时,给我极深的印象,也让我十分感动。六十多岁的她回忆这一段时仿佛回到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时光。

前不久我重返巴黎,又见到十四妈,她已经七十岁了,还是那样健朗、和善。

“您现在孙子辈有多少人了?”“三十六个,师父呵。”

她笑咪咪地回答,眼睛眯成一条缝。

美丽天津山海吟

赵大民

盘山

渔阳古郡倚三盘,
名雅京东第一山。
独乐千秋存大寺,
黄崖百代扼雄关。
鹤林玉露篆烟香,
静寂山庄御笔悬。

抗倭都统蔚然立(注),
虎视东徒寇我边。

滨海新区

一片高楼起海湾,

当年曾是煮盐滩。
云涛起覆翔鸥鹭,
港口连环泊万船。
生态新城舒秀貌,
蓝天碧水武陵源。
躬行莫忘中枢计,
富国强兵好梦圆。

(注)指抗倭总督戚继光,他于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奉命戍边蓟州、昌平一带,重修长城黄崖关。以御倭寇入侵,在太平寨建有他的石像。

这一张我精心保存至今。

第一眼看到这张真正漂洋过海远行近两万公里明信片,大脑的搜索引擎就高速工作,可怎么都找不出在南极与我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在全中国十三亿人中,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开始至今的近三十年里,踏上南极大陆的炎黄儿女总共三千多人。在这些到达南极大陆的中国人里,除了航海专家、飞行专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建筑专家和美食家外,恐怕找不出其他人吧?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飞行专家、航海专家和地质学家朋友,也没有气象学家、建筑专家和美食家朋友,我在国家机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认识的人大多都在行政机关,那些几乎不可能涉足南极。那么,唯有可能的是我工作中接触过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教学、研究、管理的专家,然而,我查询第二十五次南极科考队员名单,也没有找到熟悉的名字。我反复揣摩明信片上的草书签名体,想知道究竟是哪位远在地球南极的人,心中还惦记我这么一个小小职员,我把感激永存心底!然而,翻来覆去看,终究难以识别。拿着明信片,请几位同事辨认,也无法认出签名,又请教几位著名书法家寻求帮助辨认姓名,然而依旧无果而终。

今夜,我难以入眠,心中时时浮现的是神秘莫测洁白苍茫的南极,悠闲自在的企鹅,以及在冰雪里采集数据的华夏儿女。今夜,我写下这些纪念文字,感恩那位我不知道尊姓大名的同胞,在他远离祖国大陆,远离人类聚居,身处南极冰源中心冰穹A地带,年均气温零下六十度,氧气含量仅为内陆的一半的南极昆仑站,心中还念着渺小的我。他知道我今生不可能抵达南极,就从南极昆仑站给我邮寄一张祝福的明信片。每每想起此事,都让我心存感激。愿雪龙号的明天更精彩。



情牵南极

风信子

最近几年里,我每次看到或听到中国科考队赴南极的消息,都格外关注。比如最近中国第三十次南极科考活动开始后,我就经常关注雪龙号的最新消息。得知雪龙号救助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科考船,并分批次成功转移了五十二名受困乘客,我心里很自豪。当雪龙号自身受困突围不成等待时机再自救的几天里,我心不安。听到雪龙号成功突围后,我心释然。我时常牵挂远赴南极科考的中国队员,并非因为我的亲人是南极科考队员,而是缘于五年前的中国第二十五次南极科考队中,我不知道尊姓大名的一位队员,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在南极昆仑站给我邮寄了一张明信片,这让我心里感动至今。

那是二〇〇九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我突然收到发自地球最南端的中国南极昆仑站的明信片,我觉得非常惊奇!我没有熟悉的朋友在南极呀!可是收信人地址准确无误,我的姓名清晰易辨,就连邮政编码也丝毫不差!

从南极昆仑站邮局盖完邮戳算起,这张漂洋过海旅行了七十五天,辗转近两万公里抵达北京和平里东街十八号院,且让我爱不释手的明信片,字体清秀、潇洒,除了寄信者的签名难以辨认外,其他字都一眼可辨。我收到过上千张明信片,大多已经散失殆尽,然而

心香一瓣

在千步沙与百步沙之间,生一象岩,复道转折,层梯而下,便见朝阳洞,广不逾丈,却幽邃穹冥。洞外巨石参差,积叠入海。洞内潮声澎湃,浪涛时隐时现。每当晴日,清晨在此看日出,观海景,便忽见旭日从海底涌起,“赭光万道,散射海水,千鲜相增,光耀心目”,令人叹为观止,激奋不已,自己的心念早被融合在旭日红霞里。而位于普陀山最东端的梵音洞,则陡峭危峻,气势磅礴。洞岩如斧劈,峭壁峻峻,两边悬崖构成一门。距岩顶数丈的洞腰部,中间嵌一横石,如桥,两陡壁间架有石台,台上筑有双层佛龛,名“观佛阁”。佛就在洞中,在波浪涌簇的海潮中。只要感觉到洞里有佛,佛就在眼

净地普陀山

复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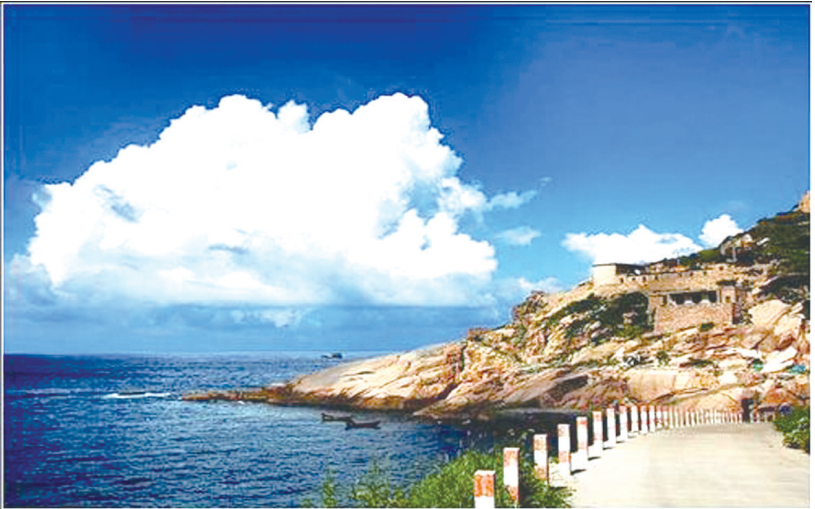
帘下的潮汐中显现,且随着随变。那拍浪的涛声却如万马齐喑,若龙虎吟啸,连绵不绝,声声都在震撼我的心似的,不由敬畏,不由膜拜。

西天门下方的心字石,乃普陀山最大的石刻文字。据传观音菩萨曾在此石上讲说“心经”。佛家以修心为上,讲究是心即佛,佛在心中。当我坐在巨大的心字石上,“心”字中心一点的红色包裹了我,犹如坐在一叶扁舟上,虚无缥缈似的,忽感觉自己那样渺小,仿佛跳不出那个“心”字。继而,才觉自己的心与那个石上的“心”相交相融,眼前才明然一亮。至于二老听法、磐陀石等,都与佛有深厚之缘,观赏之间,心底似乎会被感染,一切杂念也随之消散。

普陀山曾经是“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逢僧”,无怪乎人们称之为“海天佛国”“南海圣境”。其最著名的,是作为观音道场屹立在山海之中。山上的寺院不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想必是人人都处于苦难之中,或者自认为处于苦难之中,或者为了将来不受苦难吧,人们纷至沓来地登上普陀山,朝拜观音菩萨。那是一种祈祷,一种寄托。当今的社会里,浮躁的心态,空虚的心灵,焦虑的心理,又有哪里能比得上佛教圣地更能得以释放?

普陀山的香火便越烧越旺。香火最旺的该是俗称前寺的普济寺。其始建于唐大中年间,是普陀山



顶之佛不就是在心里吗?一片释然,微微含笑。还有“同登彼岸”的题幅,望着,就泛起丝丝缕缕的遐想。我非佛教徒,却常常在这样的意境中,心里会有一种共鸣之感。一切烦恼自是灰飞烟灭。

夜晚,遥望佛顶,一盞孤灯贴近彼岸,仿佛在指点迷津,在慈航普度,在熠熠生辉。倏地,感觉那灯犹如佛光。佛光,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往往与佛有关。佛教上的“佛光普照”则蕴含普度众生之意。而眼前的那缕佛光,却是我的意念。香火旺盛的普陀山,也该是佛光兴盛的地方。

忽想起徐霞客在《鸡山志略》中述及鸡山十景的“放光瑞影”时所写:“惟峨眉、五台,其光最异;若九华、普陀,亦止佛灯,未着光相。”或许那时仅二十八岁的徐霞客太年轻,只在江阴迎福寺莲舟和尚的陪同下匆匆登临普陀山,来不及与之结下佛缘。而普陀山佛光,早在《西游记》中就有记述。以后,常能见到。特别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南海观音大佛立像的开工法会上,当时天上乌云密布。当普陀山的当家法师宣布有开工法会开始时,东方阴云满面的天空突然彩云翻滚,敞开一扇亮晃晃的门户,一道金光直泻而下,犹如一尊活灵活现的白衣观音头顶光环,冉冉而来,金光直射露天的观音大佛像,佛像顿时闪光耀金。要是徐霞客见到这样的奇幻之景,定然会在游记中详尽记载,改变他心目中普陀山佛光的印象。

面对佛顶上佛光一般的神灯,就感觉整座普陀山都处在净地之中。不错,普陀满山皆净地。净地,山所就,海所吟,景所构,佛所致。然而,关键还是心所静。心静,何处无净地?只是普陀山乃最佳罢了。

凭海临风